

王润华 著

老舍新论 小说



.42

世
林
著

LAOSHE XIAOSHUO XINLUN

老舍小说新论

王润华 著

学林出版社



00469358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藏

登录号 886951

书号 I207.42
W65

4

(沪)新登字113号

特约编辑：徐如麒

封面设计：沈兆荣

老舍小说新论

王润华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经书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125 插页4 字数164 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0616-135-0/I·50

定价 9.50元



王润华与老舍夫人胡絮青，一九九二年
于北京

m3p/16

目 录

老舍小说新论的出发点(代序)	1
----------------------	---

一、老舍在新加坡的生活与作品新探	15
------------------------	----

二、老舍在《小坡的生日》中对今日新加坡的预言	33
------------------------------	----

三、从康拉德的热带丛林到老舍的北平社会：论老舍小	
--------------------------	--

说人物“被环境锁住不得不堕落”的主题结构	47
----------------------------	----

四、从康拉德偷学来的“一些招数”：老舍《二马》解读	73
---------------------------------	----

五、从李渔的望远镜到老舍的近视眼镜	96
-------------------------	----

六、快枪使神枪断魂，镖局改成客栈：论老舍的《断魂枪》	109
----------------------------------	-----

七、《骆驼祥子》中《黑暗的心》的结构	122
--------------------------	-----

八、《骆驼祥子》中的性疑惑试探	144
-----------------------	-----

九、老舍对现代小说的思考	172
--------------------	-----

十、老舍研究的新起点	196
------------------	-----

十一、老舍研究重要参考书目题解	207
-----------------------	-----

老舍小说新论的出发点(代序)

(一) 从完善的版本出发：恢复因 政治避讳删改的作品原貌

老舍在1966年8月24日午夜时分，投湖自尽。前一天，即23日下午，他被红卫兵从北京市文联办公室拉出，推上卡车送到孔庙。红卫兵以“扫四旧”名义，在孔庙大院中大成门前，焚烧戏装道具，把老舍和二十多位著名作家、艺术家一起污辱和毒打。老舍当场被打晕在地，满脸血迹。深夜二点钟，胡絮青才将老舍从文联接回家。第二天，由上午到晚上，老舍到北郊太平湖公园独坐整天，至午夜才自尽。遗体被发现后，匆忙火化，骨灰不得保留。如今北京太平湖已被填平，成了北京地铁车辆的集散地。但老舍的悲剧是无法填掉的。^①

十二年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文化部等联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老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算是为他平反。这时骨灰已没有了，骨灰盒里面只放着他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两支笔。老舍死后不但骨灰被“抄走”，他的著作更是如此。^② 他

①② 甘海岚《老舍年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521-522页；李翠耘《老舍在北京的足迹》(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77-81页；舒乙《老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77-182页。

的女儿舒济下面的话真叫人辛酸：

老舍先生在家中的书稿，在他去世后全被抄走，图书馆中他的著作目录卡也被抽掉。打倒“四人帮”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多卷本《老舍文集》。文稿的搜集、整理、编辑工作就只能从零开始。^①

因此老舍逝世十四年后，《老舍文集》第一卷才出版，然后又过了十一年，《老舍文集》最后一卷（即第十六卷）才得以出现。换句话说，老舍逝世二十五年后，《老舍文集》才完全出版。^②这是令人难于理解，而且简直是荒谬的事。不过更可怕的是老舍书信所遭受的命运。再听听舒济的感叹：

从一开始我就盼望能找到他的书信，但得到的回答多半是“没有了”、“毁掉了”……^③

罗常培本有五百多封，赵水澄（老舍在南开中学同事）也有五百多封，赵家璧也保存了二百多封，可是都在“文革”中被抄走，而且大概全毁了。目前唯一寻获的是收集在1992年首次出版的《老舍书信集》内的一百六十一件，而且其中四十多封还是英文信，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④

《老舍文集》是目前研究者最好而且也是最完整的老舍著作。可是对研究者来说，它处处还有陷阱，不能完整深入地去了解老舍。原因很简单，首先这不是一本《全集》，所收作品，遭

①③④ 舒济《老舍书信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282页。

② 《老舍文集》共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991），本文所引老舍的著作文字，均出自此《文集》，为了省略，引文后面只注明卷数及页码。

漏很多。舒济目前努力搜集及编辑《老舍全集》，预定1999年全部出版。她说《全集》比《文集》大约要多一倍的篇目和三分之一的篇幅。当《全集》出版，它将从《文集》的十六卷变成二十大卷。^①

由于某种原因，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之残缺，有时是故意的，并不全是编者没有能力找全，或资料无法找到。所以陈子善像一般认真的学者一样，对目前各种集子的可靠性或准确性，都抱着极大的怀疑态度：

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众多的历史教训，使我不大相信事后编辑出版的各种作家选集、文集、全集和合集，宁可自己去查阅原始的报刊书籍，至少也要把前者与后者加以对照……^②

后来“发现”的许多老舍著作，特别是《文学概论讲义》等作品，对研究老舍及其作品极有价值，特别是有关他的小说艺术技巧与主题内容的形成，《文学概论讲义》具有“罗盘针”的重要性。^③

同样的，我相信，还有不少在1949年以前发表，评论老舍及其著作的文章，仍然没有“挖掘”出来。一个最具体的例子，就是被陈子善发现的，梁实秋在1942年3月26日《中央周刊》（重庆）第四卷第三十二期的《书报春秋》里发表的《读〈骆驼祥子〉》。梁实秋从文学技巧的优异性与严重的内容意义读《骆驼祥子》，发现它是一部描写人性的艺术上乘作品。^④ 这篇论文肯定是1949年

① 这是舒济在1992年8月21—25日北京语言学院办的首届国际老舍学术讨论会的报告，关于她的发言摘要，见舒乙《国际老舍学术讨论会漫记》，见《香港文学》第98期（1993年2月），4—19页。

② 陈子善《遗落的明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257页。

③ 《文学概论讲义》收集于《老舍文集》第15卷。

④ 陈子善《梁实秋与老舍的文字交》，见《遗落的明珠》，44—46页。

前研究《骆驼祥子》的重要文献，也代表以文学论文学的公正论析，可是目前所见到的，许多如《老舍研究资料》的有关1949年前的评论，给人的印象是，许杰、巴人等的论断就是当时人的定论。这对老舍是不公平的，会导致极大错误的认识。我相信，这一类资料，还可以找到，如果我们不故意去逃避或阻拦它的出现。^①

其次正如宋永毅等人所考证过的，《老舍文集》中不少作品是经过修改过的版本。像《赵子曰》、《老张的哲学》与《离婚》根据的是老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上海晨光公司出版的修改本。《骆驼祥子》虽然已把各种修改本删去的恢复过来，第二十三章写祥子到下等妓院“白房子”去找小福子，遇上“白面口袋”大奶妓女，这一段关于她身世的描写，在《文集》里还是被省略了。《文集》第八卷中《黑白李》、《断魂枪》、《牺牲》、《上任》、《柳屯的》、《月牙儿》等十二篇，全是根据1956年出版的《老舍短篇小说选》的删改本发排。像《断魂枪》的幽默题词“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以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被删掉，显然是出于政治避讳。^②

老舍对自己著作的删改（一些是编者执刀，作者点头），有出于艺术、为了语言文字的锤炼，如把土语改成普通话，对不贴切的加以修饰，当然影响不大，那些由于政治的考虑与避讳，则会破坏对老舍及其作品的基本精神的理解，至于因对极左文学思潮的屈从而删改的，则损害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与结构。

在重新研究老舍及其作品时，一套完整无缺的《老舍全集》正是最迫切需要的。要不然就会妨碍我们更准确、更全面和深入地认识老舍。

① 曾广灿、吴怀斌《老舍研究资料》上下册（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② 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201—252页。

(二) 拆除 1949 年以后作品中的障碍

老舍是一位跨越两个时代的作家，他不像其他现代作家（如沈从文），1949 年以后就不从事严肃的文学论述与创作了。老舍的论述与作品在 1949 年以后，还是继续不断发表与出版。这对研究老舍及其作品的人来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与混淆。它的问题比因政治避讳而删改 1949 年以前的作品更复杂，更难于解决。由于时势的变化和个人思想觉悟的“提高”，老舍在 1949 年以后，经常为他的旧作出版修订版本时，在序、跋中不断地自我检讨自己，自贬其旧作，同时在大量谈论文艺问题的文章，提出跟 1949 年前矛盾的意见与主张。幸好除了戏剧曲艺的作品，小说创作不多。

老舍在《我的创作经验》中说，“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了个小说家。”他还承认，“五四运动，我并没有在里面。”^①此外在《我怎样写短篇小说》中，老舍指出他的第一篇小说是出国前在南开中学写的：“在我的写作经验里也没有一点重要，因为它并没引起我的写作兴趣。我的那一点点历史由《老张的哲学》算起。”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及其他文章中，老舍承认写小说是在伦敦受了西方小说的启发与影响。可是在 1949 年以后写的文章里，老舍不敢再说上面的真实写作经验，更不敢提起受过西方的影响。1950 年后写他的创作如何开始，总要把“五四”扯在一起。譬如在《老舍选集·自序》中，他说：“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学兴起，不由得狂喜，那时候，凡能写几个字的都想一

① 老舍在 1922 年曾在《南开季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小铃儿》（收集在《文集》9:257-263）。近年又发现更早写的短篇小说《她的失败》，发表在日本广岛高等师范《海外新声》一卷二期（1921）。尚未收进《文集》里。

跃而成为文学家，我也是一个。我开始偷偷的写小说。”在1957年发表在《解放军报》的《“五四”给了我什么》，他更夸大“五四”对他的影响，请看下面两段：

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个作家。“五四”给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文集》，14:345）

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虽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作家。（《文集》，14:346）

全文没有提到在英国读外国小说的启发而成为作家的事。其实老舍迟至1944年，还认为“五四”并没有引起他写作的兴趣。老舍在《习作二十年》中说：

虽然五四运动使我醉心文艺，我可没有想到自己也许有一点文艺的天才，也就没有胆量去试写一篇短文或小诗。直到二十七岁出国，因习英文而读到英国的小说，我才有试验自己的笔力之意……（《文集》，15:528）

在更早的时候，即1935年，老舍在《我怎样写〈二马〉》中甚至说“五四运动时我是个旁观者”。在《我怎样写〈赵子曰〉》中他说的更清楚：

“五四”把我与“学生”隔开。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文集》，15:170）

他在出国前根本没看过任何新文学的作品，只读过唐人小说与《儒林外史》，怎么“五四”后来叫他成了作家？怪不得《老舍论创作》一书并没有把《“五四”给了我什么》一文收进去。

在利用1949年以后老舍的著述时，如何小心拆除这些障碍，就要靠个人的学识与判断能力了。比这些障碍更难于应付的，恐怕是1949年以后创作的作品了。因为它的出现，有时会构成我们对1949年以前作品的解释的威胁，前后作品的主题思想意义的矛盾，会造成黑白难分的混淆。

老舍的短篇《断魂枪》发表于1935年。它写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西洋的枪炮，取代了中国的刀枪。神枪沙子龙及他的徒弟，从此不能以走镖来生活，功夫的神话在西洋快枪大炮之轰打下破灭了。可是一位来自河间小地方的孙老头还兴致勃勃地向沙子龙学习断魂枪，而沙子龙决定不传那套枪法，让它一齐与他入棺材。老舍在这篇小说中，显然以“镖局”代表的中国来象征义和团的中国，意义很含蓄而复杂。可是到了1959年，老舍在《解放军文艺》（1959年元月号）发表的《人物、语言及其他》中，只避重就轻的说，小说的“底”是关于中国有许多好的技术，就因为人的保守而不传。原因是在1949年以后，为了配合大陆的人民革命思想，义和团被肯定为农民革命的先驱。他后来在1960年写的《义和团》（后易名为《神拳》），就是采用对义和团的新评价而写的。他说：“去年……我看到了一些有关的史料与传说，和一些用新眼光评论义和团起义的文章。”老舍有意无意中，说明了《断魂枪》是用以前的观点写，而《神拳》已改用新的政治解说。

老舍在《神拳·后记》中说很久以前他就想写一本叙述义和团的小说，这就是指缩短成为《断魂枪》的《二拳师》那本长篇小说吧？像这一类作品中前后言论意见之不同，是研究老舍及其作品中最难处理的问题。处理不好，是个陷阱，使人掉落误解与

曲解的深坑里。

(三) 打破限制在“创作目的”诠释法

老舍夫人胡絮青在《老舍序跋集》的序中指出，老舍喜欢通过序跋和自评文章，解释他创作每部或每篇作品的动机与目的，

在序之外，老舍对自己的作品写了大量自评文章，几乎每写一部作品，他都要写一篇“我怎样写……”，深刻剖析自己的得失。字数往往相当多，汇集成册，便是创作经验集《老牛破车》和它的扩充本《老舍论创作》……

这两种文体——序与自评——对老舍来说，是互为补充的。常常是有自评则无序或序短简；反过来，偶尔序写得详尽一些，像三、四千字的那种，就不再写自评了。^①

《老舍论创作》^②与《老舍序跋集》固然是研究老舍与解读其作品必读的文章，而且非常有参考价值，但是目前研究老舍及其作品的著述，多数都受到老舍自己的见解的影响与限制，变成老舍这些自评文章，是最高也是唯一的权威。这是目前需要打破的一种解释框框。一部艺术作品的意义，不等于作者的创作目的，也不停留在其动机与目的中。一篇短篇或长篇小说，一首诗，一篇散文，都有它艺术价值的独立生命。作品的意义不受作者或他的同代人所看见的意义所局限。文学作品甚至在不同时代

① 《老舍序跋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2页。

② 胡絮青、舒济编《老舍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第2版第2次印刷。

具有不同的意义。^①

我在研究老舍一些创作问题与解读其作品时，经常要超越老舍自己的说法。譬如老舍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及其他文章，承认读了狄更斯现实主义小说，便放胆写起小说来。其实深入了解老舍其他论述文章与小说后，我发现康拉德的影响，远比狄更斯深入长远。^②但是许多学者，只因表面的老舍的自述文章，便全相信了。^③我在上面已指出，老舍在1959年，由于政治环境之变迁，他避重就轻的说《断魂枪》的“底”是因个人的保守，而造成宝贵遗产如功夫被埋葬掉！这又造成不少人以这个“底”作为这篇小说的权威性答案。^④

老舍因为在《我怎样写〈二马〉》中，说明写作的动机是“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于是学者便不敢跨越这个“动机”的范围，把《二马》的主题意义限制得那样狭窄，使它失去独立的艺术生命。^⑤其实老舍自己早已点明，这个动机，“缺乏文艺的伟大与永久性”，因为“比较根本是种类似报告的东西”。这本小说成功是在“文字上”的。因此我尝试从康拉德在文学技巧上对老

① 简单的讨论有关作者目的与诠释学，见 Rene Wellek &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4th Edi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56) pp. 41-43; 更专门的研究，见 M. H.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5th Edi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8), 84-89页中的书目。

② 见本论文集里的三篇文章《从康拉德的热带丛林到老舍的北平社会：论老舍小说人物“被环境锁住不得不得堕落”的主题结构》、《〈骆驼祥子〉中〈黑暗的心〉的结构》与《从康拉德偷学来的“一些招数”：老舍〈二马〉解读》。

③ 《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41-56页。

④ 陈孝全《老舍短篇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177页。

⑤ 从这角度来解释的好著作，有吴小美、魏韶华《老舍的小说世界与东西方文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117-131页；Ranbir Vohra, *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33-52.

舍的影响下去解剖《二马》，在里面找到它的主题。它不但是为中国命运困扰，而且对全人类的未来也失去信心。老舍要表现的，不但是中国社会的病态，也是世界性的病态与危机。我的《从康拉德偷学来的招数：〈二马〉解读》，就是尝试从“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之写作动机之外，回到小说《二马》中找寻新的意义，给老舍小说重新思考的机会，发挥我们探求的精神。

（四）从老舍对现代小说的认识来解读其作品

老舍在《文学概论讲义》以及其他自评文章与许多序跋里的思考，提供重新解读他的作品的视野与线索。在这些文章里，老舍对现代小说的主题、题材、技巧的认识与省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倾心学习与努力创造的是哪一类小说，哪一类技巧，哪一类主题。老舍对现代小说的评断，基本上显示出他是一个诗人批评家。^①这种批评家所推崇的作品的主题与技巧，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创作所要追求的。上述老舍那种著作的写作动机与目的，固然往往使人掉进陷阱中，但这种著作如果小心妥善加以利用，它是一把打开老舍作品的钥匙。

老舍开始写小说，写实主义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抛开幻想和梦境，直接剖析人类有美也有丑、有明也有暗、有道德也有兽欲的心灵，但丑的、暗的、兽欲的更应该注意。老舍注意到在左拉的作品中，都是坏人、强盗、妓女、醉汉，没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因为人们受着自然律的支配。在康拉德的作品中，人类被环境锁住，往往不得不堕落的主题，大大吸引了老舍。我们明

① T. S. Eliot 在 “The Frontiers of Criticism” 和 “The Music of Poetry” 等论文中承认他就是这种批评家，并给予定义。见 T. S. Eliot *On Poetry and Poets*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1961), pp. 17-187, 117-118.

白他对这类写实作品的喜欢,就容易进入像《眼镜》、《骆驼祥子》的主题内容了。老舍小说中使人堕落的北平受了康拉德的原始丛林与左拉的自然律很大的影响。

把老舍的小说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写实主义小说比较,他的作品与一般写实作品不同,因为他认识到写实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危险:为了写真象而忽略了文艺的永久性,为了改造不完整的社会,写实小说负起了改造的宣传与训诲的任务,这样肤浅的感情与哲学便掺入作品中。他的作品不易被时间杀死,因为他早就知道“写实派所信为足以救世的办法,并不完全灵验”。就因为老舍的小说不能符合写实的框框,所以1949年以后再版的小说,就需要把很多东西切割掉。《骆驼祥子》就被人大刀阔斧的砍掉所谓属于自然主义的部份。^①

老舍认为新浪漫主义能解救现实主义的一些危机,更有效地找出些东西来解释生命,因为新浪漫主义直接在人心取到错综复杂材料,用科学的刀剪去解剖心灵。变态心理学、性欲学、象征主义等等表现技巧都为老舍所肯定,他认识到,现实主义敢大胆的揭破丑陋,但是没有新心理学等技巧,就表现得不深入与不够艺术化。

我在《老舍对现代小说的思考》中已讨论过老舍对现代小说从主题内容到技巧的认识与评价,这里不需详谈。我要指出的是,在解读他的小说之前,非弄清楚老舍对构成现代小说各个重要部位与结构不可,要不然只能追问祥子为什么不像典型的农村出身的穷人,《二马》如何比较中英民族性格。

要更完整了解老舍的小说,我们有必要把这些小说放在他的所有作品(小说、理论、诗及任何他写的东西)中来考察,要

① 史承钧《论解放后老舍对〈骆驼祥子〉的修改》,见《老舍研究资料》719-726页。

不然偏见就容易出现。这个方法，对研究任何作家都是一样的。

（五）超越感时忧国的狭窄精神， 探索现代人与社会的病态

老舍的小说观是世界的。他在1949年之前一再宣称他到英国后才走上创作之路，那是表示他的作品的世界观是超越狭窄的爱国主义，也因此老舍第一部自我肯定的作品是《二马》，它探讨的是全人类、全民族、所有社会的危机，病源是：人是偏见的，种族是互相歧视的。马威对人的本质、宗教的信仰全起了怀疑。梁实秋早在1942年，就看到《骆驼祥子》写的是人性，与当时的看法不同，他并没有狭窄地从写穷人如何在中国不合理的制度下去争取翻身的日子去解释这本小说。

过去很多学者都相信，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只探索中国的问题，人民的穷困、政府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他们从不逾越中国的范畴，更不注视现代人类与世界的病态。^①由于熟读康拉德、哈代等人的现代小说，老舍并不止于表现一种狭窄的爱国主义，感时忧国的精神，从《二马》到《骆驼祥子》，老舍都以世界的目光来探讨现代人、现代社会的病态。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视野限制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就看不见老舍作品更广阔的意义，因此抹杀了他的世界性。读者眼光的开放，从世界现代文学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文学，是重估它的成就的重要尺度与角度。

① 夏志清就有这样的结论，见《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爱情·社会·小说》（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81-82页。